

不變的未名湖

延靜



近日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參加講座，時隔多年又看到未名湖，沿着湖邊小路走了一圈，頃刻心中升起無限感慨。

我是五十八年前北大東語系畢業生，遙想當年，能進入最高學府，心裏充滿滿足。在校四年，圖書館、臨湖軒、博雅塔，特別是未名湖，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之中。儘管其後我曾不只一次回過母校，但多是傍晚時分，沒有機會遊逛校園。因此這次去特別提前一些時間，到達後先圍着未名湖走了一圈。

未名湖依然是當年的模樣，靜靜的湖水，沒有多少漣漪。遠遠望去，石船依舊，停在湖邊西側，上面還有幾個學生。東側的博雅塔，依然高高矗立，俯瞰着整個湖水。此情此景，和當年何其相似。

但五十多年過去了，北大不知發展、壯大了多少。當年東操場是校園的東盡頭，出去就是校外。而今當年的校外已建起多幢高樓，早已被擴充為校園。校內的變化就更大，當年學生吃飯的大食堂已經不見，在迎接北大校慶一百周年時，建起了一座大型圖書館，其中包括會議廳、演出劇場。當年只有一個學生食堂，一個老師食堂，現在擴展到六

、七個餐廳，供應各種風味。當年在學生一萬多人，現在已增加到四、五萬，包括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、研究生。校園內建起了多幢教學樓，今非昔比，按老路線走肯定會迷路。

以光華管理學院為例，它的前身是當年北大的經濟系。還記得，那時經濟系不是很大，只在一幢四層的樓房裏。但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經濟系獨立出來，成立了經濟學院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更名光華管理學院，首任院長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，專門培養商務、金融管理人才。除本科生外，還有研究生、博士生，一些企業高管也來研修，許多外國學生前來就讀，總人數數千人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曾讀於此，師從厲以寧教授。

至於北大所在的海淀區變化之大，更是難以想像。記得當年學生免費吃飯，我們吃膩了，周末或春節就去海淀小飯館聚餐，但找了一條街，只在零星星星的店舖中，找到一家餐館，要了幾個菜，改善一下伙食。而現在，海澱區已成為繁華的鬧市區，講座結束後我經過那裏，燈火通明，喧鬧聲一片。

但是，寬闊的未名湖仍然是靜靜的，在周邊樹下修葺一新的小路上，間或看到學生坐在長椅上看書，或輕聲慢語，此情此景幾乎和當年別無二致。我愛未名湖，也讚嘆北大及其周邊的發展。



鴻都門學與魏晉文學

顧農

魏晉作家們非常注意從草根文學中吸取營養，文人們模仿民歌大寫其可以演唱的樂府詩，學習下層文人的五言詩如後來被稱為《古詩十九首》的那些抒情傑作來寫不能唱、只誦讀的詩，又取法於俳優故事新寫志人、志怪小說；這種眼光向下的態度從東漢晚期漢靈帝開鴻都門學的時候就開始了。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很值得關心文學史的人們注意。

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載：光和元年二月「始置鴻都門學生」，李賢注曰：「鴻都，門名也，於內置學。時其中諸生，皆敕州、郡、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，至千人焉。」這一新政許多大臣不贊成。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：「鴻都門下，招會群小，造作賦說，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，如驩兜、共工更相薦說，旬月之間，並相拔擢。樂松處常伯，任芝居納言。」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：「光和元年，遂置鴻都門學，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，其諸生皆牧州郡三公舉用徵辟，或出為刺史、太守，入為尚書、侍中，乃有封侯賜爵者，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。」這是靈帝在傳統的辦法之外另行選拔人才，扶植直接從屬於他本人的力量，加強自己的權勢——原先的官僚和宦官，他大約都不大相信（靈帝固然打擊清流士人，也

打擊過宦官）。選舉用人忽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，自然引起正統的保守人士的堅決抵制，形成當時政局中一個大有爭議的熱點問題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鴻都門學的考試科目中竟然毫無經學方面的內容，而完全是通俗的小道小技，這是一個空前的大變化，傳統士人絕對不能同意。蔡邕曾上書表示堅決反對，在文學上提倡眼光向下倒也罷了，但就拿這一點來選官，未免大過了。蔡邕主持考試時落榜的人在鴻都門竟然考試通過並且當上了官，「有類俳優」的文章算是好文章，不尊崇儒術的大道而看好不足道的「小能小善」，蔡邕實在想不通。

國家考試從來是一根指揮棒，其影響威力無比。

漢靈帝劉宏其人本來是一個落腳於偏遠之處的很小的諸侯王，因為種種特殊的緣故忽然進入中樞繼承大統，他雖然當了皇帝，先前的風格和愛好並無改變，史稱他曾在後宮裏安排若干商舖，「使諸采女販賣，更相盜竊爭鬥。帶着商賈服，飲宴為樂。」（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）他喜歡這樣的市井風情畫。

這位皇帝又喜歡弄錢，明碼標價，公開賣官，鴻都門也正是一個收錢賣官的所在，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載：「靈帝時，開鴻都門榜賣官爵，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。」在文化方面他愛好尺牘、辭賦、鳥篆之類為

民間所重的東西，並拿來作為考試的內容，或者也未嘗不可，但據此選官，或乾脆明碼標價地賣官，那就很荒唐了。大漢王朝腐敗到這種地步，表明它已氣數將盡。

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，事實上靈帝的市井習氣和愛好也並非全是負面的東西，通俗的、大眾的東西在東漢末年一度大行其道，竟在文學方面有着某種積極的影響。稍後曹操和他的兒子們都喜歡辭賦，注意學習樂府民歌和下層人士的五言詩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。

《古詩十九首》古今都有人懷疑是曹植的作品，雖然並無確切的根據，但足以說明通俗文學是建安作家的重要榜樣。詩歌方面是如此，小說方面更是如此，曹植能夠大量背誦俳優小說，他又曾在致楊修的信中強調草根文學絕不能藐視。從這些地方，都可以看到「鴻都門學」的怪異的背影。

在兩晉，喜歡民間歌謠的士人亦層出不窮，東晉的文人則頗受南方民歌的影響，連孫綽、王獻之等高人雅士也來寫五言四句的艷情詩，同他們平時寫的那些官樣文章大異其趣。

漢靈帝劉宏大約不算一個合格的皇帝，但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上說話，可以不管此事，這裏關注的是：完全墨守經典很容易讓創作失去生氣和活力，而通俗文學的引進大大有利於啓動人們的思想和情緒，有助於文學的創新。

人心也需勤拂拭

楊福成



據史料記載，廣州城北郊三十里外的石門鎮，有座泉叫食泉，說人飲過這裏的水後便起貪心，即使再廉潔的官員也會變得貪得無厭。

西晉時，朝廷派往廣州的幾任官員，差不多都因貪污而被撤職查辦，傳說他們都是因為喝了食泉的水。

因此，過去那些趕路人，即使口乾舌燥，望泉而過，也不敢妄自飲用。

東晉時，朝廷派去一位廉潔的名吏吳隱之任廣州刺史，上任之日，他領着隨從來到食泉邊，從中取水而飲。

隨從勸他說：「以你進入廣州的官員都要飲一杯，以示風雅，但是這些官員都貪贓枉法，愛錢如命，此泉飲不得！」

吳隱之問隨從：「那些不喝泉水的老爺們是不是就清廉了呢？」

隨從說：「還不是一丘之貉。」

吳隱之連飲三瓢之後，動情地說：「貪財與否，取決於人的品質，我今天喝了泉水，是否玷污了平時為官清廉的名聲，請父老鄉親們拭目以待。」並當即放歌言志：「古人云此水，一飲懷千

金。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」

當時的廣州雖不如現在這麼繁華和富庶，但也是一塊肥得流油的地方，自東漢以來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貿易中心和通商口岸，來自南洋、天竺、獅子國、波斯等地的商船，一年數次運來大量的珍奇異寶、海外洋貨，當權者只要隨意「撈一把」，洋財便發定了，誠如《南齊書·王琨傳》有言：「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，便得三千萬。」

然而，飲了食泉並放歌唱誓的吳隱之破了這個例，他在廣州刺史這個肥缺上，始終保持不貪不佔的清白操行。

任期滿後，他從廣州乘船返回建康時，與赴任時一樣，依然身無長物，兩袖清風。

天下萬泉皆清流，世間人心多污垢，一朝朝暮暮勤拂拭，便可堂堂正正做君子。

食五穀雜糧，每個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世俗的塵埃，要想做一個乾淨的人，就一定不能讓塵埃遮住了眼睛、蒙住了心靈，我們要勤拂拭。

當心靈如泉水一樣清澈了，做人為官也就正了，這樣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誘惑，都不會動心，這樣無論身處什麼位置，都會是兩袖清風。

佩雷斯對中國一往情深

高秋福



九月二十八日，以色列前總統西蒙·佩雷斯不幸病逝。消息傳來，說實話，我並不感到特別驚異，因為他畢竟已九十三歲高齡。但是，我確實感到既惋惜又悲傷。這是因為，在我認識的以色列領導人中，同佩雷斯接觸最多，得到的印象最深。其中最令人難忘的印象是，他對中國一往情深。

我初次認識佩雷斯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，那時，以色列正積極探索同中國建交。我和錢文榮作為新華社記者受命訪問長期被定為不能涉足的「政治外交禁地」以色列，主要任務是探詢這個猶太國家的領導人對發展同中國關係的考慮。以色列方面首先安排我們採訪的，是作為工黨領袖和政府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佩雷斯。當時，我只知道佩雷斯曾在以色列的經濟、情報、國防、外交等部門擔任過部長和政府總理。在阿拉伯—以色列衝突問題上，他是以色列政壇上著名的「鴿派代表」。走進他的辦公室，只見他頭髮花白，滿面堆笑，臉上泛着紅光。他一邊同我們熱情握手，一邊興奮地說，這是他第一次會見來自中國的客人。他顯然知道我們最感興趣的是什麼，因此，在簡短介紹以色列經濟情況之後，他就把話題轉到以色列對改善同中國關係的看法。他開門見山說：「我一直崇敬中國，崇敬中國革命。中國是個大國，在世界上發揮着重要作用。」他借用以色列建國之父、首任總理戴維·本-古里安的話說：「我們的導師本-古里安很早就預言，中國必定有一天要在世界的東方崛起，影響整個人類的發展進程。因此，人民中國一建立，他領導的以色列政府就正式表示承認，並聲明願意與之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。」但是，他不無遺憾地說，由於種種原因，近四十年過去，這一願望未能實現。他強調：「中國人有燦爛的古代文明，猶太人也有燦爛的古代文明。這兩個民族在歷史上沒有任何怨仇。我們不是你們的敵人，你們也不是我們的敵人。我們兩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。因此，我希望通過你們把我們這種願望轉達給中國領導人。」

佩雷斯接着回憶說，在過去的近千年中，猶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，受盡欺凌和迫害。但在中國，這種事情從未發生過。二十世紀初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德國法西斯迫害和屠殺猶太人，幾十萬猶太人被迫從歐洲移居到中國。中國沒有排斥他們，而是歡迎他們，給他們衣食，給他們居所，給他們從事商業、教育、文化等活動的機會。六百萬猶太人在歐洲慘遭殺害，而在中國卻沒有一個猶太人死於非命。講到這裏，佩雷斯用充滿感情的語調說：「我們感謝中國，感謝中國人民。我們非常希望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。中國同美國搞了「乒乓球外交」，很成功；我們不大會打乒乓球，但很會打網球，我們可以搞一場「網球外交」。我們可以在工業、農業、科技、旅遊等各個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。」

佩雷斯談話如此坦誠友好，如此充滿激情，如此機智幽默，令我深受感動。我確實未曾料到，在我們一直視為「寇仇」的以色列，竟有這樣對華友好的人士，而且是來自政壇最高層。

會見結束前，我請他談談家庭和個人情況，他毫不避諱，粲然一笑說，他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，他們都很想知道和認識中國。談到他個人，他說：「我沒有多少愛好，就是愛讀書，讀過許多關於中國的書，也讀過孔子、孟子、孫子，讀過李白，讀過毛澤東。當然了，都是通過英文譯本。」停頓了一下，他又接着說：「如果也算愛好的話，我還有一個。那就是同你們已故的毛澤東主席一樣，喜歡夜間讀書和工作。」說到這裏，他笑了，在場的人都笑了。他對中國的了解和喜愛，一下子就將主人與客人之間的感情拉近了，使我恍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。

從此，我多次訪問以色列，每次都拜會或採訪佩雷斯，而他每次都談中國，談以色列同中國的關係。一九九〇年十二月，我第二次拜會佩雷斯。這時，他領導的工黨已退出聯合政府，會見安排在他作為議員在議會大廈擁有的一間異常狹小的辦公室，那裏連一把多餘的椅子都沒有，不知秘書從哪兒找來兩把小方凳，才解決了我們不得不站着談話的尷尬。當時，中以建交問題的祕密談判已開始取得進展，佩



▲晚年的佩雷斯 作者供圖

雷斯顯然知情，他開門見山就說：「我感到很高興，因為以中兩國的關係在改善。遺憾的是，改善的步子小了一點。我真希望能夠早一點訪問中國，親眼看一看中國是什麼樣子，印證一下我從書本上得到的關於中國的知識是否正確。」話雖不多，但他對中國的嚮往之情，殷殷可鑒。會見即將結束的時候，他突然問我，他名字的中譯是什麼意思。我將「佩雷斯」三個漢字的意思一一向他解釋，他聽後笑道：「我最喜歡第一個字「佩」。我佩服中國，佩服中國人民。」這時，我們的雙手不由緊緊地握在一起。

我第三次見到佩雷斯是一九九二年三月，還是在議會大廈那間逼仄的辦公室。其時，中國同以色列剛剛建立外交關係，佩雷斯非常高興地說：「我們兩國經過四十多年的磨難，終於走到一起來了。我始終認為，亞洲大陸東端的泱泱大國中國同這個大陸西端的蕞爾小國以色列，代表着人類兩種不同的文明，但又是兩種相互補充的文明。兩國必定有一天會攜起手來，為人類的現代文明作出新的貢獻。今天，這個願望開始實現。」他還說：「我曾多次夢想訪問中國。現在，兩國建交，我看是有希望實現了。」臨別前，我們相約在北京見面。

三個月過去，以色列工黨在大選中獲勝，聯合幾個左翼小黨上台執政。在新的內閣中，伊扎克·拉賓擔任總理，佩雷斯出任外交部長。翌年五月，佩雷斯以外交部長身份正式訪華。第一次親身來到嚮往已久的中國，他顯得很激動。在同中國領導人會談、同中國知識界人士座談時，他一再說，中國的巨大變化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中國發展之迅速，不到實地看一看，簡直是難以想像，他還說：「中國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，這在世界上是極為罕見的。中國是一個大國，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。」以色列的一位資深政界人士後來告訴我，佩雷斯在私下談話中高興地把這次中國之行稱為「圓夢之旅」。（上）



▲佩雷斯（中）一九八五年五月接受本報作者（左）採訪 作者供圖

八公山豆腐

李丹崖



八公山，位於安徽省淮南市和六安壽縣的交界處，一山挾兩市，地理位置優越，這裏古代就是兵家必爭之地。漢時，淮南王劉安來到這裏，大募通曉方術之人，後得八公：蘇飛、李尚、左吳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晉昌，在此煉製長生丹藥。這段史實，被酈道元記述下來。

酈道元《水經注·肥水》裏有這樣一段話：「北對八公山，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。劉安，是漢高帝之孫，厲王長子也，折節下士，篤好儒學，養方術之徒數十人，皆為俊異焉。忽有八公，皆鬚眉皓素，詣門希見。門者曰：『吾王好長生，今先生無駐衰之術，未敢相問。』八公咸變成童，王甚敬之。八士並能煉金化丹，出入無間。乃與安登山，躡金於地，白日升天。餘藥在器，雞犬舐之者，俱得上升。其所升處，踐石皆陷，人馬跡存焉。故山即以八公為目。」相傳豆腐是劉安在煉丹時候偶然發明的美食。一次，劉安召集眾人正在炫耀自己的丹藥之妙，不料，配製丹藥所用的石膏倒了，偏偏落入一桶豆漿裏，巧合的是，石膏入了豆漿，不多時就結成了塊。這就是豆腐的最初由來。

對於劉安發明豆腐一事，宋代朱熹曾評價曰：「種豆苗稀，力竭心已腐

。早知淮南術，安坐獲布帛。」反手來寫，巧妙誇讚淮南王的聰明，朱熹對劉安發明豆腐這一壯舉，給予了高度評價。

後來，豆腐經過劉安的不斷改良，用八公山泉水、江淮大地上的黃豆等道地風物來製作，豆腐白而嫩滑，吃起來豆香撲鼻，白似玉板、嫩若凝脂、質地細膩，很得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的喜愛。陶穀在《清異錄》裏這樣評價豆腐：「日市豆腐數個，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。」羊肉，那時候可是至高無上的美食，豆腐以羊而比，其珍貴程度和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。

前幾年去淮南，恰值淮南正在承辦豆腐節，有機會品嚐了一桌豆腐宴，真可謂開了眼界。

一大桌菜上來，燴、燒、炸、燉、煮、紅燒、涼拌都有，賞心悅目。豆腐，在我們當地，也就是打打豆漿，做豆腐花，再有就是吃地鍋豆腐，沒想到在淮南，給做出來這麼多名目，讓人目不暇給，一大桌子的豆腐宴，每一樣夾起來兩筷子，就吃撐了。

豆腐宴吃畢，去瀏覽豆類產品交易市場，還有諸多驚喜，譬如，各類豆乾，燒烤味、麻辣味、西域風情、內陸味道，名目繁多，不光能讓你吃得開心，還能讓你臨走的時候帶一些，與親戚朋友分享。

感謝了淮南，感謝了豆腐宴。